

阿福寻宝记

王若莹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内 容 說 明

阿福是个十多岁的天真活潑的小学生。由于誤將父亲从机器厂帶回来的石油鑽探机的鑽头样品当作廢物換錢买了玩具，后来知道闖了禍嚇得不敢回家，但在老师的啓发說服下，認清道理，終於說出真相，并毅然和父亲一道跑遍全市，費尽周折，在鋼鉄厂的廢鉄堆中找回了鑽头。剧本通过曲折的情节，刻划了阿福的活潑天真純潔的性格，同时也批評了不关心孩子們的教育家长。

阿 福 寻 宝 記

王 若 望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内環舍飯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开本 787×1 92 公 厘 $\frac{1}{32}$ · 印 張 2 $\frac{1}{8}$ · 字 数 53,000

1957 年 8 月 第 1 版

1957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1—26,000 册 定 价 (7) 0.20 元

統 一 書 号: 10061·47

小學校，秋季剛開學的那幾天里。

上午，下課的時候。許多孩子們從教室裏跑出來，他們跑到校園裏遊戲。

忽然間，一個小降落傘玩具不知從那一個堆裏竄向天空，到了上面，傘張開了，下面吊着個小人，飄飄蕩蕩地往下落。

孩子們看得高興，一窩蜂地齊向落下的地方跑去。

阿福年約十歲左右，個子不太高，身體很結實，看上去挺聰明，他跑得最快，頭一個跑到了。他彎下腰去撿，當他的手剛碰到降落傘，忽然一隻腳踩在他的手背上，阿福抬頭一看，踩他的是阿祥，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比阿福稍微高一些，有點流氣。

阿祥：“別動，這是我的。”

阿福望望隨着圍攔過來的同學們，似乎在等大家說個清楚。

同學甲：“是他的。”

阿福：（儘管聽說是阿祥的，他仍然把手拔出來，降落傘還在他手裏）“就算是你的，給我玩玩不行嗎？”

阿祥：“不行，拿來。”

阿福：（把降落傘藏在身後）“我玩一會就還你。”

阿祥：“不行就不行，你要玩，你自己去買一個。”

同學甲：“阿福，還他，有什麼了不起。”

阿福把降落傘拿出來，看了一下，有點捨不得，終於帶點氣憤地，把降落傘丟回地上。

同学甲：（摸着阿福的肩）“别理他，走吧。”

同学乙：（跟着走，一面回头对阿祥）“人家玩玩还会玩坏了，小气鬼。”

另外的同学们也一同走开。

留下阿祥一个人，他把降落伞捡起来，感到无味。

这时，晴朗的天空中，有一架民航运输机掠空而过。

阿福等正往教室走，突然听到飞机声，有些人停下来，抬头，指手划脚地看着。

阿祥，还站在原来的地方，他也抬起头来看看飞机，同时，把那个玩具降落伞往天空中一射。

玩具小降落伞向半天空飞去。

高空上，民航机飞翔着。

二

飞机在上海市上空。

飞机降落龙华机场。

一架运输汽车驶向飞机舱口，舱门打开，工作人员忙于把货品搬向汽车。

汽车向机场外驶出，汽车经过镜头时，清楚地看出这是一部邮局的运输车。

三

邮局领取包裹处。许多人在柜台前，有些在办手续，有些

在領得包裹。

一个郵務工作人員把一个木箱遞給一个站在櫃台前領取这木箱的干部，木箱上写着“上海中山北路国营泰山机器厂，航空、急件、玉門油矿寄”等等字样。

四

国营泰山机器厂厂长办公室。

放在厂长办公桌上的木箱已經打开。厂长正从箱里把一个鋼鑽头拿出来，和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員同看着。

厂长：“这真是个宝贝。”

外面有人敲门。

厂长：“請进。”

門开，出现在門口的是阿福的父亲張啓新，三十五岁左右，他是厂里供銷科的副科长。

阿福父：（看見厂长手上的鋼鑽头就跑过来）“鋼鑽头拿回来了！太好了，我馬上就送到設計局刘工程师那里去，請他赶快把翻造的图样搞出来。”

工作人員：“剛才电话联系过了，刘工程师开会去了，要开一整天。”

阿福父：“那末我就明天送去。”

厂长：“老張，你忘了，明天是礼拜天。”

阿福父：“我知道，就是为了爭取时间，才说明天送去。今天下班，我把这东西帶回家，明天再送到刘工程师家里，讓他先研究一下。早一天，是一天。”

厂长：“也好，就这样办吧。（他一面說一面把鋼鑽头放回木箱，遞給阿福父）往后你可別要我檢討，說我要你在礼拜天加班加点呵！”

大家都笑了。阿福父接过木箱。

五

阿福的家，在一个不很大的弄堂里。

他們住在二層樓。有一大間一小間，另外還有一個在樓梯下改裝的儲藏室。

阿福的父母帶着妹妹住大間；阿福住在小間里。

那大房間里，有大床、衣櫃、五斗櫃、方桌、方凳、沙發、書架、書桌等許多東西，擺得很合適。

阿福正在床底下翻着找着，弄得叮叮冬冬地響。

阿明，阿福的小妹妹，五六歲；她推門進來。只聽到床底下響，看不到人，她有些怕，忽然，看到從床下伸出來兩隻腳，吓得倒退了一步。當她看出是哥哥腳上穿的鞋，就笑了。

阿明：“哥哥，哥哥，餅乾筒搬了。”

阿明去拖阿福的腳，可是她那里拉得動呢，阿福的腳一動，阿明的手只好一松，阿明反而摔了個屁股蹲。

阿福已從床下爬出來，頭上，衣服上都是灰。

阿明：“餅乾筒搬了。”

阿福：“搬到那里？”

阿明：“媽說的，不讓告訴你。”

阿福：“你告訴我，我找到了也給你吃。”

阿明：“我不說。”

阿福：“不說我也找得着。”

阿明看見他哥哥頭上身上的灰，笑了。阿福感到阿明笑他，便轉身對衣櫃上的大鏡子一照，自己也忍不住笑了，連忙拍去頭上的灰。

這時，他忽然從鏡子里看到阿明把吃的東西悄悄地放到嘴里。

阿福：（轉身過來問）“你吃什么？”

阿明：“媽媽只給我，不給你。”她帶着几分驕傲。

阿福：“媽不給我，我自己找。不管她把餅乾筒放到那里，我都找得着。”

阿明：“哼，你才找不着呢，媽放得那么高那么高。”

阿明天真地抬头一看櫥頂。阿福知道餅乾筒放到那里了。

阿福把一个小方桌搬到櫥前，他站上去还是够不着。

阿福：“阿明，把凳子給我。”

阿明搬了一个小方凳遞給阿福，阿福把方凳放在桌上，然后爬上去站在凳子上，伸手向櫥上找，沒找到。

阿明：（站得远远的，她这时挺高兴地喊着）“再往里，往里，对了。”

阿福拿到了上面画着两个胖娃娃的餅乾筒。他忙打开，拿出一块放到嘴里。

阿明伸手向他要。

阿福：“等我下来給你。”

阿福忽然看見櫥頂上有一把小洋傘，他象是想起了什么似的，拿起傘来，把它撑开，右手拿傘，左手抱着餅乾筒。

阿明：“哥哥，你干什么？”

阿福：“看我，我从飞机上跳下来了！”

阿福喊完，他长长吸了一口气，閉上眼，就往下跳，結果，他和凳子一起摔到地上，傘碰坏了，餅乾撒了一地。

阿明吓得莫名其妙地瞪着两个大眼睛看着阿福。

阿福：（一面摸着摔痛了的屁股，一面仍然硬装好汉）“你知道嗎？这就叫降落傘。”

阿明对这个沒有兴趣，只注意地上，她拾起两块餅乾。

阿福把餅乾都倒在桌子上，他和阿明分着餅乾。

正在这时候，媽媽进来了。她大概是三十岁不到，家庭妇女，叫周瑞华。她刚从晒台上下来，手里还拿着一大堆剛晾好

收下来的衣服。

媽媽一進屋，看見屋里乱七八糟的就生氣，看見阿福和他面前的餅干罐更是冒火。

媽媽：（一手拉開阿福就罵）“好！又是瞞着我偷東西吃，小妹妹也要給你帶壞了。”（她指着搬動過的桌子和倒在地上的凳子）“你在搞什麼鬼？”

阿明：“哥哥在跳……跳……落降傘。”

阿福：“降落傘。不是落降傘。（他一面連忙把倒在地上的凳子擺好，一面猶疑地，終於勇敢地）媽媽，我要買個真正的降落傘。”

媽媽：“一天到晚就是嚷着要玩的吃的，不買！（她要把桌子搬好，才搬開，就發現那把給阿福摔壞了的傘，她瞧了一下，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阿福！你干得好事！過來！”

阿福吓得不敢說話，也不肯走過去。

媽媽抓過摔壞了的洋傘要打，阿福一轉身奪門溜出去了。

媽媽憤怒地，再看看手上的破傘，一股氣沒地方發洩，便把傘狠狠地往桌上一放，卻把站在旁邊的阿明吓得哭了。

六

屋外，弄堂里。

阿福已從屋里奔出來。為要看看媽媽是否追趕着他，出了門口便倒退着走，雙眼盯着家門和樓上的窗。他這樣倒退着走，不留神正碰在一個挑着担買破爛的毛胡子身上，差點兒把他的担子弄翻。這個毛胡子叫老徐。

老徐：“小朋友，走路可得當心。”

這時候斜對過不远处，有個四五十歲的女人向老徐打招呼：“哎——買破爛的。”

老徐走過去了。阿福還在發呆，迎面來了阿祥。

阿祥：“阿福，瞧你，慌慌張張的干什么？賣掉了什麼嗎？”

阿福：“什麼？賣掉？”

阿祥：（向買破爛的努努嘴）“喏，他不就是專收買人家東西的。”

阿福似乎感到有點新奇。二人走到那個買破爛的老徐的担子旁邊，剛才那個女人正拿着一雙破皮鞋，一些玻璃藥瓶，牙膏管等賣給老徐。

阿福：（好奇地，喃喃地）“這些東西都可以賣錢？”

阿祥：“你不曉得？當然都可以賣錢。”

老徐：（一面給那個女人錢，一面轉過來和阿福搭訕）“是呀，小朋友，廢物利用，你家裡有什麼沒用的東西：牙膏管、破皮鞋、破銅爛鐵、舊報紙，我們都要。”

阿祥：（扯開阿福）“走，這沒什麼好看的。我們到那邊踢足球去。去。”

阿福：（跟着他走）“阿祥，降落傘帶出來沒有？”

阿祥：“沒有，問它干什么？你想玩？”

阿福見他沒帶出來，沒什麼好說的，悶聲不响。

阿祥：“你喜歡這玩意兒，我賣給你。”

阿福：“要多少錢一個？”

阿祥：“一塊多錢。”

阿福：“我沒錢。”

阿祥：“沒錢？向家裡要呀。”

阿福：“家裡不給。”

阿祥听了，象想到了什麼，停下來，他拉着阿福要他回過身。他遙指着那個買破爛的老徐。

阿祥：“小傻瓜，看家裡有什麼沒用的，拿出來賣給他，不就是錢。我想，我將來還要弄點錢买个手表。”

阿福惊詫地看着阿祥。

弄堂口，阿福父挟着那个装钢鑽头的木箱走进来。

阿祥先看见阿福的爸爸。

阿祥：“你爸爸回来了。”

阿福听到这话，忙回头，看见他爸爸走进弄堂来。他想躲开。

阿祥：“找你爸爸要钱去。”

阿福没敢过去，忙跑向弄堂那边正在踢球的孩子群里去了，阿祥也跟着跑过去。

阿福的爸爸走到家门口。

从不远的地方还传来买破烂的老徐的叫卖声。

阿福父走进家去。

七

阿福家里。

阿福父开了门进来。

阿福母这时刚把屋子收拾好。

阿明：（马上缠着爸爸）“爸爸买好吃的回来了。我要好吃的。”

阿福父：（把木箱举得高高，不耐烦于阿明的缠着他）“走开走开！这不是吃的！”

阿明碰了一鼻子灰，由于爸爸平日对他们很严厉，因此便不敢再响。

阿福母：（有意给阿明打圆场）“去吧，别缠着爸爸。去找哥哥回来吃饭。（阿明出去，阿福母把一只空了的饼干罐头举给他看，不高兴地）这孩子就喜欢偷东西吃，你买回来的饼干，给他

吃得光光！又不知道跑到那儿去了。”

阿福父不耐煩地看了她一眼，說：“吃就吃了吧，买回来就是給孩子吃的嘛！”随后便把木箱放在床边屋角他自己的書桌上的小書架上。

八

屋外，弄堂里。

阿明：（边走边喊）“哥哥，回来吃飯啦。”

九

阿福家里。

晚上。夜飯显然已經吃过了。屋里的电灯也亮了。

阿福母坐在床沿，拍着阿明睡觉，阿明快睡着了。

阿福父在他自己的書桌上看着一本有关机械技术的書。

阿福在另一張方桌上做功課。大概做得差不多了，他在另外的一張紙上斜斜歪歪地画着降落傘。

阿福父边看書边从口袋里掏出了烟卷，站起来寻火柴，瞥眼看見阿福在画什么。

阿福父：（走到阿福身旁）“你不好好做功課，又画什么？”

阿福：“功課都做好了。”

阿福父不說話，順手拿起了阿福的一本算术作业翻开看，前几次的作业都是四分五分，可是今天的作业上，却涂改了好几个地方，但他并未注意这是因为他儿子今天晚上对作业有些心不在焉的原故。

阿福父：“嗯，还不错。”

阿福：“爸，我要买个降落傘。”

阿福父：（不感兴趣，随手把作业放回桌上，一面走向五斗橱）

“你要买什么，跟媽說去。”

阿福母：（沒等阿福說話）“不买不买，这孩子一天到晚就是鬧着要玩的。剛才洋傘也給他搞破了。”

阿福父仿佛沒有听見，从五斗櫥上取了火柴，又回到他自己的書桌旁边，鑽到他的技术書里去了。

阿福悶悶地收拾了他的書，站起来。他因为爱好科学，自己也很会做手工，所以想自己做一个小降落傘，他便走向五斗櫥，拉开下面的抽屜翻了半天，翻出了一块比手絹大一些的破碎布。然后又拉开五斗櫥的另一个抽屜拿了一把剪刀，轉身要走出去。

这时候阿福母給睡着的阿明盖好被，回头正看見阿福拿了破布和剪刀走出。

阿福母：“阿福！”

阿福站着。

阿福母：“又拿什么？”

阿福：“一块破布。（他把破布給她看）我要做个降落傘。”

阿福母：“又是降落傘，你糟塌我东西！”

阿福父：（厌烦地放下他的書）“哎哟，又吵什么啦？”

阿福母：“这孩子不学好，家里的东西不是弄坏这个就是剪破那个。”

阿福父：“他到底又要些什么啦？”

阿福把破布給父亲看。

阿福父：“算了，一块破布，給他吧。”

阿福母：（一手把破布夺过来）“我偏不給！”

阿福父：（厌烦）“好好，不給就不給。”

阿福的布給搶去，心里已一肚子怨憤，父亲这样一說，他气得把剪刀重重地向桌上—放，走到自己房間去了。

阿福父：（重又拿起了書）“这算是个什么家庭教育呀，芝

麻綠豆的事就鬧得震天响。”

阿福母：（生气）“好！你从来不管教管教孩子，我来管教你又说我不对。最好你来管。”

阿福父：“不是我不要管，你看我一天到晚忙呀忙的，那里还有工夫……我不过向你提提意見，对不对你可以提出批評……”

阿福母：（又好笑又好惱）“算了吧，你这些話帶回厂里去說吧，我們家里不兴这一套。”（她坐下来納鞋底）

阿福父听了要笑不笑，可乐得就此收場，他仍旧泡在他的書里。大概他已經找到关于鋼鑽的一頁，就站起来向小書架上取下了木箱，打开了，拿出鋼鑽，順手把木箱塞在桌底下。他拿着鋼鑽对比着書看着。

阿福母：（仍然坐着）“这是什么东西呀，看样子把你迷住了！”

阿福父：“鋼鑽头，石油鑽探机上的零件，要我們厂里照着这样子大量生产。你看这东西虽小，做起来可費事咧！明天我要把它送到設計局的工程师那里去。”

阿福母：“好呀，礼拜天你又不能休息了。”（呵欠）

阿福父：“送送东西，算什么工作。”

阿福在他自己的小房間里，躺在床上，沒睡着，双手攔在脑勺后，滿怀心事，怨憤未消。

阿福父还坐在他的書桌旁孜孜不息地研究着鋼鑽。

阿福母和阿明都已入睡了。

时鐘的答地响着。

第二天早晨。

阿福在洗澡間里刷牙。

从外面弄堂里傳來換旧貨的喊叫声，这声音非常吸引他。

他从窗戶里伸头望下一看，有一个換旧貨的人挑着一个挑子在弄堂里走着。

阿福急忙去拿牙膏，可是那牙膏还有·大截。阿福想了想，忙用毛巾擦了一下肥皂盒盖，他拼命地把牙膏全挤到肥皂盒盖里了。

阿福急急忙忙跑下去。

阿福剛跑下来，看見住在樓下的夫妇抱着孩子往后門外走。

阿福：（匆匆地）“郑媽媽，你早。”

郑媽：“阿福你早。”

他們夫妇走了。

阿福跑到收旧貨的挑子旁。

那收旧貨的还是那个毛胡子老徐。他正在收一个人的旧报纸。

弄堂里，有父母帶孩子出去的，还有年輕的夫妇用小車推着孩子往弄堂外面走的。

阿福：（問收旧貨的）“我只有一只牙膏管，你还要嗎？”

老徐：“一个也要。”

阿福：“好，卖給你。”

老徐接过牙膏管，給了阿福三分錢。

阿福：（接了錢看看）“才三分錢？”

老徐把籃子里的一个鉄器（外表象鋼鑽）抬上来敲一敲，

說：“最好是这种廢銅爛鐵，国家最需要。”

有一个女人拿了一双旧皮鞋过来，阿福停住脚步。

女人：“这皮鞋能換多少錢？”

老徐仔細看那双皮鞋，伸了两个手指。

阿福：“你等一等。”（他說完急急忙忙跑进自己家去）

阿福的爸爸正在臥室里睡得很熟。

阿福輕輕地进屋来，走到床边，弯下腰，慌慌张張地拿了
两只皮鞋就出来。

阿福跑到弄堂里，把皮鞋給了老徐。

老徐：（接过皮鞋一看）“这不是一双呀。”

阿福一怔，跟自己生气地，把两只鞋底拍打了兩下。

老徐：“兩双都卖？”

阿福：“卖一双。”

老徐：“你拿回去換一換，要这双。”阿福接过那一只破的
拿回屋去。

阿福又走进臥室。他爸爸还在熟睡。阿福挑了那只較新的
鞋。当他站起来，看見書桌上放着一个鉄家伙，他看了一看，
順手就把那东西也拿走了。

阿福走出門口，碰到妹妹阿明。

阿明：“你去替爸爸擦皮鞋？”

阿福在鼻子里噤了一声。

阿福跑到老徐那里，把那一只鞋和鋼鑽遞給他。

阿福：“还有这个，一共多少錢？”

老徐：（把鋼鑽細細地看了一下，然后用秤称了称那鋼鑽头，合

計了一下)“一块四毛錢。”

老徐从口袋拿出一块四毛錢。阿福接过錢来往弄堂外飞奔而去。

在阿祥家門口。阿福按門鈴。

阿祥出来開門。他一開門，看見阿福，很奇怪。

阿祥：“有什么事？”

阿福：“走，我有錢了，帶我买降落傘去。”

阿祥看看阿福手中捏着的錢。

阿祥：(怀疑地)“你有多少錢？”

阿福把一張紅色的鈔票，晃得輕輕地响着，代替他的回答。

阿祥一看有一块多錢。他眉飞色舞。

阿祥：“我那个卖給你吧，省得再去买了。”

阿福：“我要新的，要比你那个飞得更高的。”

阿祥：“沒有比我那个飞得再高的了。不信，你再看看。”

阿祥拉阿福走进他的家里。

阿祥領着阿福穿过一个甬道，走进阿祥的書房。这書房布置得很闊气，这里挂着籠鳥，那里摆着热带魚，在一个書桌的旁边，有一个一人高的玻璃櫥，櫥里陈列着各种有趣的玩具。阿祥打开那个櫥，拿出那个降落傘来，遞給阿福。

阿祥：“你看，我的玩意儿都是頂好的。”

阿福又和他走到庭院中。

阿福：(指降落傘)“这个不好，我要买新的。”

阿祥：(拿来一看)“一点毛病也沒有，完全跟新的一样。外面現在也买不到了。咱們是老朋友，便宜点，算一块五毛錢。(他把小降落傘彈了上去，嘴里誇贊着)打得多高，多好玩。

独一无二。”（他收起降落傘，硬塞在阿福的怀里）

阿福：“一块五？我只有一块四毛錢。”

阿祥：“那你还想买新的？就一块四毛錢卖給你。”

— 二 —

在阿福的家里。

阿福的爸爸睡醒了，他起来，坐到床沿上，一看，床前的皮鞋沒有了，他挂着兩只脚喊。

阿福父：“阿福，阿福！”

阿明走进来。

阿明：“爸爸。”

阿福父：“我的皮鞋呢？”

阿明：“哥哥拿出去擦了。”

阿明从床底下拿了一双布鞋給他爸爸。

阿福父：“好乖。”

阿福的爸爸穿上布鞋，走到洗澡間去。

阿福父走进洗澡間，他拿起牙刷要漱口，忽然看見牙膏都挤在肥皂盒的盖子上。他很奇怪。可是立刻就想到这一定是阿福干的。

阿福父：“阿福，阿福。”

阿福母剛走上楼来，她手里还拿着菜籃子。

阿福母：“喊什么，礼拜天他还会在家里呆着。”

阿福父拿着肥皂盒迎到楼梯口。

阿福父：“你看，你看，一定是这个宝贝干的事。”

阿福母：“他搞这个干嘛呀？”

阿福父走向自己房間。